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紀六

起玄默教祥盡柔
光間茂凡五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中

元嘉十九年春正月甲申魏主備法駕詣道壇受符籙
旗幟盡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籙

此所受者今道士所
謂法籙也隋志曰道

士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
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又有

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說怪世所不識錄龍玉翻

謙之又奏作靜輪宮

水經注靜輪宮在道

壇東北道壇在平城東瀑水之左

必令其高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

崔浩勸帝為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

道殊卑高定分

分扶問翻

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府庫

疲弊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

東山萬仞之高

謂平城之東山也

為功差易

易以豉翻

帝不從

夏

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沮渠安周末至

鄯善王比龍畏之將其眾奔且末

沮子余翻將即亮翻敦煌徒門翻鄯上扇翻

且末漢故國在鄯善西去代其世子降於安周降戶無

八千三百二十里且子余翻

江翻

諱遂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大半李寶自伊吾

帥衆二千入據敦煌

帥讀曰準

繕脩城府安集故民沮渠牧

健之亡也

見上卷十六年捷居言翻

凉州人闕爽據高昌自稱太守

唐契為柔然所逼擁衆西趨高昌

閼苦盭翻守手又翻趨七喻翻

欲奪

其地柔然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死

營陽王景平元年契與李寶同

奔伊吾

契弟和收餘衆犇車師前部王伊洛時沮渠安周

屯橫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寧白力二城

李延壽曰高昌國有四十

六鎮交河田地高寧白刃橫截

遣使請降於魏

使疏吏翻

甲戌上以疾愈大赦

五月裴方明等至漢口與劉真

道等分兵攻武興下辯白水皆取之

下辯漢書作下辨並音皮覓翻

楊

難當遣建節將軍苻弘祖守蘭臯

元豐九域志階州將利縣有蘭臯鎮按五

代志將利縣後魏武興郡之石門縣也蕭子顯曰武興西北有蘭臯戍去仇池二百里苻悉嘗作苻楊氏苻氏

皆氏種也使其子撫軍大將軍和將重兵為後繼方明與弘

祖戰於濁水

濁水城在上祿縣東南武街城西北鄜道元曰濁水即白水也武街城故下辯縣治

大破之斬弘祖和退走追至赤亭又破之難當奔上邦

獲難當兄子建節將軍保熾難當以其子虎為益州刺

史守陰平聞難當走引兵還至下辯方明使其子肅之

邀擊之擒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

為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楊保熾為楊玄後使守仇池

楊難當廢玄子保宗而自立見一百二十一卷六年魏人遣中山王辰迎楊難當

詣平城秋七月以劉真道為雍州刺史雍於裴方明為

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不拜考異曰真道傳此事在胡崇之沒後氏胡傳

崇之沒在明年二月即真道傳誤丙寅魏主使安西將軍古弼考異曰宋索

唐傳作吐奚愛弼氏胡傳作吐奚弼蓋其舊姓今從從魏書

督隴右諸軍及殿中虎

賁賁音奔

與武都王楊保宗自祁山南入

保宗奔魏見上卷十六年

征

西將軍漁陽皮豹子與琅邪王司馬楚之督關中諸軍

自散關西入俱會仇池又使譙王司馬文思督洛豫諸

軍南趨襄陽

營陽王景平二年魏取河南置洛州於洛陽豫州於虎牢趨七喻嗣下同

征南

將軍刁雍東趨廣陵

雍於容嗣

移書徐州稱為楊難當報仇

為於偽翻

甲戌晦日有食之

唐契之攻闕與也

考異曰宋氏胡

傳作闕與今從後魏書

與遣使詐降於沮渠無諱欲與之共擊契

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八月無諱將其衆趨高昌比至

將即亮翻下同比必利翻

及契已死與閉門拒之九月無諱將衛興奴夜襲高昌

屠其城

考異曰宋書衛興奴作衛奈令從後魏書

與犇柔然無諱據高昌

遣其常侍氾雋奉表詣建康

凡氾音

詔以無諱都督涼河

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

考異曰宋紀

封爵在六月傳在九月末令從傳

冬十月己卯魏立皇子伏羅為晉

王翰為秦王譚為燕王建為楚王余為吳王甲申柔

然遣使詣建康十二月辛巳魏襄城孝王廬魯元卒

丙申詔魯郡修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

供灑掃

灑所賣翻又所買翻
掃素報翻又蘇老翻

李寶遣其弟懷達子承

奉表詣平城魏人以寶為都督西垂諸軍事

遠邊日垂

鎮西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

敦煌徒門翻

四品以下

聽承制假授

雍州刺史晉安襄侯劉道產卒道產善

為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

雍於用翻

贍時艷翻卒子
恤翻樂音洛

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沔為村落

戶口殷盛及卒蠻追送至沔口未幾羣蠻大動

道產卒未幾而

羣蠻作亂後之人不能容養之也
沔陽充翻幾居豈翻

征西司馬朱修之討之不

利詔建威將軍沈慶之代之殺虜萬餘人魏主使尚

書李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是歲涼

州人徐桀告之魏主怒且以順保庇沮渠氏面欺誤國

事見上卷
十六年 賜順死

二十年春正月魏皮豹子進擊樂鄉將軍王奐之等敗

沒魏軍進至下辯將軍强玄明等敗死

强其兩翻

二月胡崇

之與魏戰於濁水崇之為魏所擒餘衆走還漢中將軍

姜道祖兵敗降魏

降戶江翻

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

丙午

魏主如恒山之陽

恒戶登翻

三月庚申還宮

壬戌烏洛侯

國遣使如魏

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國北去代四千五百餘里地豆干在室韋西千餘里室韋當勿

吉之北勿吉在高麗之北則烏洛侯東夷也使疏吏翻

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為

廟在烏洛侯西北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

度高曰高

音居號翻度深曰深音式禁翻

及烏洛侯使者至魏言石廟具在魏主

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廟致祭刻祝文於壁而還去平

城四千餘里

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雒

谷

魏谷即駱谷北史作駱

保宗弟文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叛

魏

說翰

或以告齊夏四月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前

鎮東司符達

司上當有軍字否則司下當有馬字

征西從事中郎任肱等

符達等皆楊氏官屬也任音壬肱教尾翻

遂舉兵立楊文德為主據白崖

今大

安軍東北八十里有白崖大安軍古葭萌地也

考異

曰宋氏胡傳云拓跋齊聞兵起遁走連追擊斬齊因據

白崖按後魏河間公齊傳云文德求援於宋宋遣房亮

之符昭啖龍等帥衆助文德斬龍禽亮之氏遂平以功

拜內都大官卒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征西將軍

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

考異曰宋書在三月魏書在四月今從之

甲午

立皇子誕為廣陵王 丁酉魏大赦 己亥魏主如陰

山 五月魏古弼發上邽高平岍城諸軍擊楊文德

岍城

意當作汧城

汧口堅翻

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諸軍至下辯聞

仇池解圍欲還弼遣人謂豹子曰宋人恥敗必將復來

復扶又翻

軍還之後再舉為難不如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

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魏以豹

子為仇池鎮將楊文德遣使來求援

使疏吏翻

秋七月癸丑

詔以文德為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北

秦州刺史武都王

雍於用翻

文德屯葭蘆城

五代志武都郡盤堤縣西魏之

南五部縣也魏又置武陽郡及葭蘆縣後周皆併入盤堤祝穆曰盤池山在階州福津縣東南七十里郡縣志

魏將鄧艾與蜀將姜維相持於此置葭蘆戍後於此置縣以任肱為左司馬武都陰

平氏多歸之 甲子前雍州刺史劉真道梁南秦二州

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滅匿金寶及善馬下獄死

宋人捨功

錄過自戮良將宜其為魏人所窺下還稼翻

九月辛巳魏主如漠南甲辰

捨輜重

重直用翻

以輕騎襲柔然

騎奇奇翻下同

分軍為四道樂安

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

將出西道魏主出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將為後繼

將即

亮魏主至鹿渾谷

鹿渾谷即鹿渾海之谷也本高車袁紇部所居其地直平城西北其東即

弱洛遇敕連可汗

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太子晃言於魏主曰賊不

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令劉絜固諫

以為賊營中塵盛其衆必多出至平地恐為所圍不如

須諸軍大集

須待也

然後擊之晃曰塵之盛者由軍士驚

怖擾亂故也

怖普布翻

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

急擊柔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

石水在額根河北還從宣翻又如字

既而獲柔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衆

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始徐行魏主深恨之

為魏誅劉

黎中山王辰等張本

自是軍國大事皆與太子謀之司馬楚之別

將兵督軍糧鎮北將軍封沓亡降柔然說柔然令擊楚

之以絕軍食

降戶江翻說翰為翻

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

莫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

覘丑康翻又丑鮑翻

同相吏翻割驢耳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之備乃伐柳

為城以水灌之令凍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

散走 十一月將軍姜道盛與楊文德合衆二萬攻魏

濁水戍魏皮豹子河間公齊救之道盛敗死 甲子魏

主還至朔方下詔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

異曰考

宋索虜傳晃與大臣崔氏冠氏不睦崔冠諧之玄高道
人有道術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夢其祖父並怒手
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讒欲害太子佛狸驚覺下偽詔曰
王者大業纂承為重儲宮嗣紹百王舊例自今以往事
無巨細必經太子然後上 且曰諸功臣勤勞日久皆當
聞事節小異令從後魏書

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謨而已不宜復

煩以劇職

朝直道朝復扶又翻

更舉賢俊以備百官十二月丁卯

魏主還平城

自伐柔然還也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亥帝耕藉田大赦

藉秦昔翻異曰宋畧辛酉

考

藉田大赦下有戊午又有辛酉誤也今從宋書

壬寅魏太子始總百揆命侍

中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太子決庶

政上書者皆稱臣儀與表同古弼為人忠慎質直嘗以

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太半以賜貧民入見魏主欲奏其

事

據北史古弼傳時上谷人上書言苑囿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太半以賜貧者蓋上谷距代都甚遠魏未嘗

置苑囿於其地而道武帝起鹿苑於南臺陰北距長城東苞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十里天興六年幸南平城

規度灤南夏屋山背黃瓜堆以建新邑至天賜三年遂築灤南宮闕引溝穿池廣苑囿所謂太廣者此也不在

上谷當以北史為正見賢通鑑

帝方與給事中劉樹園基志不在弼弼

侍坐良久不獲陳聞

坐徂卧翻

忽起摔樹頭

摔昨沒翻

掣下牀搏

其耳毆其背

掣尺列翻毆烏口翻

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

治直之翻

帝

失容捨碁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

狀聞帝皆可其奏弼曰為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

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帝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

蹇而築之

蜀注曰蹇蹇而顛蹇也

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

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太子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為之芸田以償之

為於
偽翻

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

大略以是為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 戊申魏主詔王公以下

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於家者

男曰巫女曰覡
刑狄翻

皆遣詣

官曹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

門誅
者闕

門盡 庚戌又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百工商

賈之子當各習父兄之業

賈音古

毋得私立學校

校戶違

教翻

者師死主人門誅

二月辛未魏中山王辰內都坐大

官薛辨

魏置中都大官外都大官都坐大官皆掌折獄謂之三都坐但卧翻

尚書奚眷等

八將

將即亮翻下同

坐擊柔然後期斬於都南初魏尚書令劉

絜久典機要

宋高祖永初末魏明元帝寢疾魏主監國劉絜與古弼等選侍東宮對綜機要至是

二十餘年矣

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

惡烏路翻

及將襲柔然絜諫

曰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

絜之言蓋指太延四年魏主伐

柔然至白阜時也蠕人亮翻

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崔浩固勸魏

主行魏主從之絜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

敗補

魏主與

諸將期會鹿渾谷絜矯詔易其期帝至鹿渾谷欲擊柔

然絜諫止之使待諸將帝留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

然遂遠遁追之不及軍還經漠中糧盡士卒多死絜陰

使人驚魏軍勸帝委軍輕還帝不從絜以軍出無功請

治崔浩之罪

治直之
翻下同

帝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

也浩以絜矯詔事白帝帝至五原收絜囚之帝之北行

也絜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絜聞尚

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識問曰劉氏應王繼國家後吾有

姓名否嵩曰有姓無名帝聞之命有司窮治索嵩家得

識書

索山客相

事連南康公狄鄰絜嵩鄰皆夷三族死者百

餘人絜在勢要好作威福

好呼到相

諸將破敵所得財物皆

與絜分之既死籍其家財巨萬帝每言之則切齒癸酉

樂平侯王丕以憂卒初魏主築白臺高二百餘尺

魏主嗣泰

常二年秋七月乙酉起白臺於平城南高二十丈

丕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

術士董道秀筮之道秀曰大吉丕默有喜色及丕卒道

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文象勸以

忠孝

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

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高允之言祖君平之術也王之問道秀也道秀

宜曰窮高為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

易乾上九及文

言之辭亢苦濃翻

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

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庚辰魏主幸廬

自南

北國分治人主所至例不書幸此必誤也

己丑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

司徒

夏戶雅翻

庚寅以侍中領右衛將軍沈演之為中領

軍左衛將軍范曄為太子詹事 辛卯立皇子宏為建

平王 三月甲辰魏主還宮 癸丑魏主遣司空長孫

道生鎮統萬

長知兩翻

夏四月乙亥魏侍中太宰陽平王

杜超為帳下所殺 六月魏北部民殺立義將軍衡陽

公莫孤帥五千餘落北走遣兵追擊之至漠南殺其渠

帥餘徙冀相定三州為營戶

杜佑曰魏道武天興中詔採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

逃戶占為紬繭羅穀者甚衆於是雜營戶率徧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景穆皇帝一切罷之以屬郡縣孤

帥讀曰率渠帥所類翻相息亮翻

吐谷渾王慕利延兄子緯世與魏

使者謀降魏

緯世即阿柴之長子緯代也北史避唐太宗諱改世為代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慕

利延殺之是月緯世弟叱力延等八人犇魏魏以叱力

延為歸義王

沮渠無諱卒

沮子余翻

弟安周代立

魏入

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

俗所祀胡神甚衆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其

餘複重及小神悉罷之

重直龍翻

魏主從之

秋七月癸卯

魏東雍州刺史沮渠秉謀反伏誅

隋志絳郡後魏置東雍州後周改曰絳州

雍於用翻

八月乙丑魏主畋於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

守手

又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悉以弱者給之帝大怒曰筆頭

奴敢裁量朕

騎奇寄翻
量音良

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銳故帝

常以筆目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

怖普
布翻

弼曰吾為人

臣不使人主盤於遊畋

盤樂
也

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

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彊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

馬供獵為國遠慮

為於
偽翻

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

之憂也帝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

衣

稱為一襲猶今
言一副衣服也

馬二匹鹿十頭他日魏主復畋於山北

山北平城北山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五百乘以之北復扶又翻

運之

觀下載弼表蓋發民車也乘繩證翻

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

必不與我汝輩不如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

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

耗朝夕三倍

言夕之所收較於朝之所收得失三倍收獲不可以不速載麋鹿猶可緩

乞賜

矜緩使得收載帝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魏主使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

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戊辰

以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南充州刺史以南譙王義宣為荊州刺史初帝以義

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為言帝不得已用之

會稽

公主高祖長女帝深加禮敬先賜中詔敕之曰師護以

在西久詔自中出不經門下者謂之中詔今比表求還

比毗至今欲聽許以汝代之師護雖無殊績絜已節用

絜與通懷期物不恣羣下聲著西土為士庶所安論者

乃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為汝與師護年時一輩

為於偽翻

欲各試其能汝往脫有一事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

礙

江左六朝以荆楚為西夏夏戶雅翻

遷代之譏必歸責於吾矣

言遷代之際所

任非人也

此事亦易勉耳無為使人復生評論也

易以鼓翻復扶又翻

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修理庚辰會稽長公主卒

長知

兩翻卒

子恆翻

吐谷渾叱力延等請師於魏以討吐谷渾王

慕利延魏主使晉王伏羅督諸軍擊之九月甲辰以

沮渠安周為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河西

王丁未魏主如漠南將襲柔然柔然敕連可汗遠遁

乃止敕連尋卒子吐賀真立號處羅可汗

魏收曰處羅魏言唯也可

從刊入聲
汗音寒

魏晉王伏羅至樂都

樂音洛

引兵從間道襲

吐谷渾

同古
訖翻

至大母橋吐谷渾王慕利延大驚逃奔白

蘭慕利延兄子拾寅奔河西魏軍斬首五千餘級慕利

延從弟伏念等帥萬三千落降於魏

慕利延背阿柴折箭之誠使之招引

外寇至於衆叛親離固其宜也
從才用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冬十月己卯以左軍

將軍徐瓊為兖州刺史大將軍參軍申恬為冀州刺史

徙兖州鎮須昌

沈約曰武帝定河南以兖州治滑臺文帝元嘉十三年治鄒山又寄治彭城此

又自彭城
徙須昌也

冀州鎮歷下

歷下即歷城

恬謨之弟也

十二月

魏主還平城是歲沙州牧李寶入朝於魏魏人留之

以為外都大官

為李氏貴盛張本朝直遙翻

太子率更令何承天

撰元嘉新歷表上之

更工衡翻上時掌翻下所上同

以月食之衡知日

所在

日與月對衡光相掩而知之

又以中星檢之知堯時冬至日在

須女十度

此以堯典日短星昴推之

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校二至

差三日有餘

此亦用周禮測日至之景之法也

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

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五時日之所

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歷合朔月食不在朔望

月食

上當有日字 今皆以贏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

贏或作盈 歷法

有大餘小餘史記歷書曰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十二月而一周天歲十二月凡三百五十四日以六除之五六三百日餘五十四日為大餘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以六甲除之六六三百六十餘五為大餘小餘即四分之一未滿日之分數也其分每滿三十二則成一曰蓋奇日為大餘奇分為小

餘積而成閏也 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

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為乖異謂宜仍舊詔可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始行新歷初漢京房以十二

律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演為六十律

中讀曰仲更工衡翻

下錢樂之復演為三百六十律

復扶又翻

日當一管何承天

立議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

易以政翻

猶如古歷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

京房不悟謬為六十乃更設新律林鍾長六寸一釐則

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

長直亮翻中讀曰仲律歷志黃

鍾律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律六寸三分林鍾益一
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
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生
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

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
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
八八為伍孟康注曰從子數至未得八下生林鍾數未
至寅得八上生太簇律上下相生皆以此為率伍耦也
八八為耦然月令注中呂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
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若上生黃鍾當不止九
寸故孔穎達考其同異於月令疏曰十二律有上生下
生同位異位長短分寸之別故鄭注周禮太師職云其
相生則以陰陽六體黃鍾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
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
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
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
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
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
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同位象夫妻者
則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同是初位故為夫婦

又是律娶妻也異位為子母者謂林鍾上生太簇林鍾是初位太簇是二位故云異位為子母又是呂生子也云五下六上者鄭注云五下六上乃一終矣謂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被子午以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以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上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鍾為諸律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稟生者故不數黃鍾也其實十二律終於中呂反歸黃鍾生於中呂三分益一大略得應黃鍾九寸之數也律歷志云黃鍾為天統林鍾為地統太簇為人統故數整餘律則各有分數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為宮各有五聲黃鍾為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太簇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林鍾為第二宮上生太簇為徵下生南呂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生應鍾為角太簇為徵三宮下生南呂為徵上生姑洗為商下生應鍾為羽上生蕤賓為角南呂為第四宮上生姑洗為徵下生應鍾

為商上生蕤賓為羽下生大呂為角姑洗為第五宮下
生應鍾為徵上生蕤賓為商上生大呂為羽下生夷則
為角應鍾為第六宮上生蕤賓為徵上恐當作下上生
大呂為商下生夷則為羽上生夾鍾為角蕤賓為第七
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則為商上生夾鍾為羽下生
無射為角大呂為第八宮下生夷則為徵上生夾鍾為
商下生無射為羽上生中呂為角夷則為第九宮上生
夾鍾為徵下生無射為商上生中呂為羽上生黃鍾為
角夾鍾為第十宮下生無射為徵上生中呂為商上生
黃鍾為羽下生林鍾為角無射為第十一宮上生中呂
為徵上生黃鍾為商下生林鍾為羽下生太簇為角中
呂為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為徵下生林鍾為商上生太
簇為羽下生南呂為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
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
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
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

而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六十律之名詳見續漢書補志

壬辰以武陵王駿為雍州刺史

雍於用翻

帝欲經略關河故

以駿鎮襄陽

魏主使散騎常侍宋愔來聘

散悉豆翻騎奇寄翻

愔於今翻

二月魏主如上黨西至吐京

酈道元曰吐京即漢西河郡吐軍縣

夷夏俗音訛也後魏置吐京郡
隋隰州石樓縣魏吐京郡地

討徙叛胡出配郡縣

甲戌立皇子褱為東海王昶為義陽王

褱吁韋翻昶丑兩翻

三

月庚申魏主還宮

魏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以經義量

決量音良

夏四月庚戌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

等擊吐谷渾王慕利延於白蘭秦州刺史代人封敕文

安遠將軍乙烏頭擊慕利延兄子什歸於枹罕

枹音膚

河西之亡也鄯善人以其地與魏鄰大懼

鄯上扇翻

曰通其

使人知我國虛實取亡必速乃閉斷魏道

閉斷魏通西域之道也使

疏吏翻下同

使者往來輒鈔劫之

鈔楚交翻

由是西域不通

者數年魏主使散騎常侍萬度歸發涼州以西兵擊鄯

善 六月壬辰魏主北巡

帝謀伐魏罷南豫州入豫

州以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鐸為豫州刺史

高祖永初二年分淮東之

地為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為豫州
或治壽陽或治汝南錄式約翻

秋七月己未以尚

書僕射孟顥為左僕射

顥魚豈翻

中護軍何尚之為右僕射

武陵王駿將之鎮時緣沔諸蠻猶為寇

沔彌充翻

水陸梗

礙駿分軍遣撫軍中兵參軍沈慶之掩擊大破之駿至

鎮蠻斷驛道

斷丁管翻

欲攻隨郡隨郡太守河東柳元景募

得六七百人邀擊大破之遂平諸蠻獲七萬餘口涓山

蠻竄彊

水經注云水出蔡陽縣東南大洪山山在隨郡之西南竟陵之東北樊基所跨廣圓一百餘里

涓水出於其山之陰時人以為涓水所導亦曰涓山涓音云

沈慶之討平之獲三萬

餘口徙萬餘口於建康吐谷渾什歸聞魏軍將至棄

城夜遁八月丁亥封敕文入枹罕分徙其民千家還上

邦留乙烏頭守枹罕枹音膚萬度歸至敦煌留輜重以

輕騎五千度流沙襲鄯善壬辰鄯善王真達面縛出降

度歸留軍屯守與真達詣平城敦徒門翻重直用翻騎奇寄翻降戶江翻考

異曰本紀作真達與今從西域傳西域復通復扶又翻魏主如陰山之北

發諸州兵三分之一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須待也徙

諸種雜民五千餘家於北邊種章勇翻令就北畜牧以餌柔

然壬寅魏高涼王那軍至寧頭城

寧頭城當在白蘭東北

吐谷

渾王慕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吐谷渾慕瑱之子被

囊逆戰那擊破之被囊遁走中山公杜豐帥精騎追之

瑱古回翻
帥讀曰率

度三危至雪山

郡道元曰三危山在敦煌縣南

生擒被囊及

吐谷渾什歸乞伏熾盤之子成龍皆送平城

乞伏成龍蓋因赫連

定之敗沒於吐谷渾慕利延遂西入于闐

闐徒賢翻又徒見翻

殺其王據其

地死者數萬人九月癸酉上餞衡陽王義季於武帳

岡

錢義季往鎮南充杜佑曰武帳岡在廣莫門外宣武場設行宮殿便坐於其上因名

上將行敕

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盱不至

饌雜總翻又雜
皖翻盱古案翻

有

飢色上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

少詩沼翻
長知兩翻

不見百姓艱

難今使汝曹識有饑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裴子野論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

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險艱利以任使達

其情偽易以躬臨

易以
政翻

太祖若能率此訓也難其志

操卑其禮秩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

可播之於九服矣

周制九服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
服蠻服夷服鎮服每服五百里謂

之服者責以服事天子為職也高祖思固本枝崇樹襁褓後世遵守

迭據方岳

謂義真義康義恭義宣皆迭居方面襁居兩翻襁音保

及乎秦始之

初升明之季絕咽於衮衽者動數十人

謂明帝殺孝武諸子而來

齊禪代之際蕭氏夷劉氏也咽音煙

國之存亡既不是繫早肆民上

左傳

晉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

非善誨也

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眾反於杏城

蓋吳

蓋安定盧水胡種而分居杏城蓋古蓋翻

諸眾胡爭應之

種章勇翻

有眾十餘萬

遣其黨趙綰來上表自歸冬十月戊子長安鎮副將拓

跋紇帥衆討吳紇敗死

上時掌翻將即亮翻紇下沒翻

吳衆愈盛民皆

渡渭犇南山

長安南山也

魏主發高平敕勒騎赴長安命將

軍叔孫拔領攝井秦雍三州兵屯渭北

騎奇寄翻雍於用翻

十

一月魏發冀州民造浮橋於礪礪津

蓋吳遣別部帥

白廣平

帥所類翻

西掠新平安定諸胡皆聚衆應之又分兵

東掠臨晉巴東

巴雷作已

將軍章直擊破之溺死於河者三

萬餘人

溺奴狄翻

吳又遣兵西掠至長安將軍叔孫拔與戰

於渭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河東蜀薛永宗聚衆以

應吳

蜀人遷居河東者謂之河東蜀居絳郡者謂之絳蜀居關中赤水者謂之赤水蜀

襲擊關

喜

聞喜縣屬河東郡春秋時晉武公所居之曲沃也秦改為左邑漢武帝於此開南越破改曰聞喜後魏分

屬絳郡

聞喜縣無兵仗令憂惶無計縣人裴駿帥屬鄉豪

擊之

帥讀日率

永宗引去魏主命薛謹之子拔糾合宗鄉

宗謂

薛之宗族鄉謂鄉人

壁於河際以斷二寇往來之路

二寇謂薛永宗蓋吳斷丁

管庚午魏主使殿中尚書拓跋處直等將二萬騎討薛

永宗殿中尚書乙拔將三萬騎討蓋吳

晉置殿中尚書與吏部五兵田

曹度支左民為六曹杜佑曰後魏初有殿中樂部駕部南部北部五尚書殿中掌殿內兵馬倉庫樂部掌伎樂

及角使伍伯駕部掌牛馬驢騾南部掌南邊諸州郡北
部掌北邊諸州郡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乙弗氏改為

乙氏處昌呂翻將即西平公寇提將萬騎討白廣平官
亮翻騎奇寄翻下同

志內入諸姓若口吳自號天台王署置百官辛未魏
引氏改為寇氏

主還宮自陰山還也魏選六州驍騎二萬六州冀定相并幽平驍聖堯翻

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將之為二道掠淮泗以北徙

青徐之民以實河北癸未魏主西巡初魯國孔熙

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縱容翻為員外散騎

侍郎不為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

賊獲罪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為救解得免為於偽翻及義康

遷豫章

義康遷見上卷十七年

熙先密懷報効且以為天文圖識

識楚譜翻

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

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熙先素不為曄所重太

子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

太子中舍人晉咸寧四年置以舍人才學美者為之與中

庶子共掌文翰職如黃門侍郎在中庶子下洗馬上

熙先傾身事之綜引熙先與

曄相識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

數所角翻凡博弈以計數誘人謂之行拙行者偽為不能也行下孟翻

曄既利其財又愛

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曰大將軍英

斷聰敏

好呼到翻從於容翻斷
丁亂翻大將軍謂義康

人神攸屬

屬之
欲翻

失職南

垂

謂遷豫
章也

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

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

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

腋

腋音
亦

然後誅除異我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

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

丈人以為何如曄甚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

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又豈言行玷缺

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

毛玠見六十七卷漢

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張溫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五年行下孟翻下內行同玷多泰翻

丈人之

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為

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

言與時貴比肩競逐榮利所在衆所共爭將不得遂

其志也朝直遙翻

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

見上卷十七年

彼豈父

兄之讐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

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

厭是可為寒心悼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勲奉賢

哲圖難於易

易以政翻

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苞舉

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

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奔

葉清通

曄曾祖汪祖寧父泰皆有名行

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

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

為於

偽翻

曄門無

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曄與沈
演之竝為帝所知曄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

獨被引

被皮義翻引引見也

睦以此為怨睦累經義康府佐中間

獲罪於義康謝綜及父述皆為義康所厚綜弟約娶義

康女綜為義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申義康意於睦求

解晚隙復敦往好

復扶又翻好呼到翻

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

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楊尹徐湛之素為義

康所愛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道人法略尼法

靜皆感義康舊恩並與熙先往來法靜妹夫許曜領隊

在臺

江南謂禁中為臺

許為內應法靜之豫章熙先付以牋書

陳說圖識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並入死目

條分

名目凡素所不善者皆欲置之死地

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稱賊臣趙

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

趙伯符時為領軍將軍故欲以弑逆之罪歸之言禍流儲

宰蓋欲併殺太子劬

湛之曄等投命奮戈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

與今遣護軍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

北辰

為天極故以帝位為辰極璽斯氏翻綬音受

熙先以為舉大事宜須以義康

之旨諭衆曄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帝之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

帝扣刀目瞤

援刀做出
刺為扣刀

瞤不敢仰視俄而座散徐湛之

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使湛之具探取本末

探吐
尚翻

得其檄書選署姓名上之

上時
掌翻

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

治直
之翻

其夜呼瞤置客省

客省凡四方之客入
見者居之屬典客令

先於外牧

綜及熙先兄弟皆款服帝遣使詰問瞤瞤猶隱拒

詰去
吉翻

熙先聞之笑曰凡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所造

處昌呂翻
分扶問翻

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帝以瞤墨迹示之乃具陳

本末明日仗士送付廷尉

仗士士之
執兵仗者

熙先望風吐款辭

氣不撓

撓奴教訓

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

於集書省

散騎侍郎集書省官也蕭子顯曰自散騎侍郎及通直員外給事中奉朝請駙馬都尉皆

集書省職也

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

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

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上以骨肉之禍

讖楚

諧翻曰願勿遺弃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錄庶九

泉之下少塞疊責

少詩沼翻塞悉則翻疊許觀翻

曄在獄為詩曰雖無

嵇生琴庶同夏侯色

嵇康為晉文王所殺臨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夏侯玄為晉景王所

殺及赴東市
顏色不變

曄本意謂入獄即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

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

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疇昔攘袂瞋目躍馬顧

盼自以為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

曄為太子詹事故稱

之瞋七人翻

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十二

月乙未曄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曄母至市涕

泣責曄以手擊曄頸曄顏色不忤

忤疾各翻慙也

妹及妓妾來

別曄悲涕流連

妓梁綺翻連泣下貌

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

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兄綜與熙先遊常諫之曰此

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果銳無檢

言無檢束也好呼到翻近其新翻

未

可與狎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

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矣收籍曄家樂器服玩並

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

語牛俗翻不勝音升

母居止單陋唯有一

厨盛樵薪

盛時征翻

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

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冲天之據

冲與銑同上飛

也古語云一飛冲天

蓋俗之量則憤常均之下

常均猶言平常也

其能

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為鮮乎

鮮息淺翻

劉弘仁范蔚宗

劉湛字弘仁范曄字蔚宗蔚於勿用

皆忸志而貪權

忸女九翻驕也玩也狎也

矜才

以徇逆累葉風素一朝而隕嚮之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

徐湛之所陳多不盡為曄等辭所連引上赦不問臧質

熹之子也

臧熹臧熹之弟質在臧里於帝為中表之親

先為徐兗二州刺史

與曄厚善曄敗以為義興太守有司奏削彭城王義康

爵收付廷尉治罪

治直之翻

丁酉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為

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以寧朔將軍沈邵為安成相

領兵防守

相息亮翻

邵璞之兄也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

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為宜也

庚戌以前豫州刺史趙伯符為護軍將軍伯符孝穆皇

后之弟子也

高祖母趙氏追諡孝穆皇后弟倫之

初江左二郊無樂

宗廟雖有登歌亦無二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

禮記郊特牲曰

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賁人聲也二舞文舞武舞也

魏安南平南府

移書兗州

安南平南二將軍府

以南國僑置諸州多濫北境名號

又欲遊獵具區

周官職方氏揚州載曰兗州答移曰必具區師古曰具區在吳

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復知欲遊獵具區

復扶又翻觀化南國開館飾邸則有司存呼韓入漢厥儀未

泯饋餼之秩每存豐厚

饋餉也饋餉客以生食及芻米也詩傳曰牲膳曰餼餼許既

翻

二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尚書左僕射孟顗罷 戊辰魏

主軍至東雍州

雍於用翻

臨薛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知陞

下自來衆心縱弛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從之庚

午圍其壘永宗出戰大敗與家人皆赴汾水死

據南史薛安都

傳諸薛家於河東汾陰世為強族

其族人安都先據弘農棄城來犇辛

未魏主南如汾陰濟河至洛水橋

此華陰之洛水史記秦孝公之元年所謂

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

聞蓋吳在長安北帝以渭北地無穀草欲

渡渭南循渭而西以問崔浩對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

首破則尾不能掉

掉徒弔翻

今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趨

之

騎奇奇翻趨七喻翻

一日可到到則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

亦不過一日一日之乏未至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徐入

北山猝未可平帝不從自渭南向長安庚辰至戲水

戲水

宜吳衆聞之悉散入北地山

地字

軍無所獲帝悔之二

月丙戌帝至長安丙申如盤屋

盤屋音舟室

歷陳倉還如雍

城

雍於用翻下同

所過誅民夷與蓋吳通謀者乙拔等諸軍大

破蓋吳於杏城吳復遣使上表求援

使疏更翻下以義推

詔以吳

為都督關隴諸軍事雍州刺史北地公使雍梁二州發

兵屯境上為吳聲援遣使賜吳印一百二十一紐使吳

隨宜假授初林邑王范陽邁雖遣使入貢而寇盜不

絕使貢亦薄陋帝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

家世儒素

慤叔父少文高尚不仕諸子羣從皆愛好墳典

慤獨好武事

好呼到

常

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及和之伐林邑慤自奮請從軍

詔以慤為振武將軍和之遣慤為前鋒陽邁聞軍出遣

使請還所掠日南民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帝詔和之

若陽邁果有款誠亦許其歸順和之至朱梧戍

朱梧縣自漢以

來屬日南郡時於其地置戍宋白曰漢日南郡治朱吾又南行四百餘里至林邑國遣府戶曹參

軍姜仲基等詣陽邁

府者交州刺史府

陽邁執之和之乃進軍

園林邑將范扶龍於區栗城

水經注盧容水出日南盧容縣區栗城南高山東逕

區栗城北林邑兵器戰具悉在城中將即亮翻

陽邁遣其將范毗沙達救之宗

慙潛兵迎擊毗沙達破之

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冠謙

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

喜許記翻

每言於魏主以為佛法

虛誕為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

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

飲於燭翻從才用翻

見大有兵器

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為

亂耳命有司案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州

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

守式又翻

又為窟室以匿婦

女

窟苦骨翻

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

說翰為翻

帝從

之寇謙之與浩固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

像并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

魏主出征太子居守故謂平城為留

臺下還

緣翻 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

佛法自漢明帝

時入中國楚王英最先好之至桓帝始事浮屠

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

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

目無常主不辨白黑謂之眩

由

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為丘墟

鞠窮也

朕承

天緒欲除偽定真復羲農之治

治直吏翻

其一切盪除滅其

蹤跡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

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

代之偽物

去羌呂翻

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浮圖形

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阬之

少詩照翻長知兩翻

太子晃素好佛法

好呼到翻

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

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

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

復扶又翻

魏主徙長安工巧二千

家於平城還至洛水分軍誅李閏叛羌 太原顏白鹿

私入魏境

太原郡本屬并州江左以郡人南徙者僞立太原郡晉安帝義熙中土斷立太原縣屬秦

山郡元嘉十年割濟南秦山為太原郡境屬青州

為魏人所得將殺之詐云青

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魏人送白鹿詣平城魏主喜曰

我外家也

魏主母杜氏故謂驥為外家

使崔浩作書與驥且命永昌

王仁高涼王那將兵迎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杜

驥遣其府司馬夏侯歡等將兵救歷城魏人遂寇青

兗冀三州至清東而還

清東清水之東也

殺掠甚衆北邊騷動

考異曰宋文帝紀三月索虜寇兗豫青冀刺史申恬破之魏太武紀二月永昌王仁至高平禽劉義隆將王章略金鄉方輿遷其民五千家於河北高涼王那至濟南東平陵遷其民六千餘家於河北蓋宋魏各據奏到之月書之耳宋索虜傳又云虜破掠太原得四千餘口蓋魏人夸張其數故不同耳帝以魏寇為

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為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

騎奇寄翻

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

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

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

曹孫謂曹操孫權也

何者斥候之郊非

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

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

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

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

峴戶典翻

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

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

佃讀曰田

秋冬入保寇至之時

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

譟足抗羣虜三萬矣

羸倫為翻
陴音疲

三曰纂偶車牛以載糧

械

纂綜
集也

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

兩力
讓翻

參合鈎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

趨七
喻翻賊

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

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

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

請器仗各自
磨礪使精新

弓箠利鐵民不得

者官以漸充之

箠古
早翻

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

粗生
五翻

近郡

之師遠屯清濟

近郡謂南徐州所領諸僑郡及三吳近在邦域之中者濟子禮翻

功費

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

易弋或翻

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

帥諸曰率

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

不勞比於優復隊伍

復方目翻

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

矣魏金城邊固天水梁會與秦益雜民萬餘戶據上

邽東城反攻逼西城秦益二州刺史封敕文拒却之氏

羌萬餘人休官屠各二萬餘人

休官屠各二種屠直於翻

皆起兵應

固會敕文擊固斬之餘衆推會為主與敕文相攻夏

四月甲申魏主至長安 丁未大赦 仇池人李洪聚

衆自言應王梁會求救於氐王楊文德文德曰兩雄不

並立若須我者宜先殺洪會誘洪斬之誘音酉送首於文

德五月癸亥魏主遣安豐公閭根帥騎赴上邽帥請曰率騎奇

寄未至會棄東城走敕文先掘重塹於外重直龍翻嚴兵守

之格鬪從夜至旦敕文曰賊知無生路致死於我多殺

傷士卒未易克也易以政翻乃以白虎幡宣告會衆降者赦

之降戶江翻會衆遂潰分兵追討悉平之略陽人王元達聚

衆屯松多川

水經注松多水出隴山西南流逕降隴城北又西南注秦水

敕文又討

平之 蓋吳牧兵屯杏城自號秦地王聲勢復振

又復扶

魏主遣永昌王仁高涼王那督北道諸軍討之

北道諸軍謂魏

兵分屯長安以北者

檀和之等拔區粟斬范扶龍乘勝入象浦

象浦即盧容浦盧容縣即秦象郡象林縣地故亦謂之象浦

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

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

馬甲謂之具裝被皮義翻

宗慤曰吾聞外國

有師子威服百獸

師子似虎正黃有額形尾端茸毛大如斗爾雅異曰穆天子傳獲猊日走

五百里其為物最猛雖虎豹亦畏之象至以鼻捲泥自塗數尺數數噴鼻隔立師子直搏而殺之

乃製

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之遂克林邑

水經注林邑國都治典冲在壽冷縣阿貢滿西去海岸四十里 考異曰本紀在六月傳在五月當是六月實

檀和之等 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

宗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

勝音升櫛側瑟翻梳枕總名

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甲申魏發冀相定三州兵二萬

人相息亮翻屯長安南山諸谷以備蓋吳竄逸丙戌又發司

幽定冀四州兵十萬人築畿上塞圍

魏都平城置司州於代都宋白曰唐

雲州雲中郡是起上谷西至河廣縱千里

廣古贛翻縱子容翻

帝築北

隄立玄武湖

以其地在臺城之後故名玄武湖在今建康府上元縣北十里祝穆曰湖今為後軍

寨築景陽山於華林園

秋七月辛未以散騎常侍杜

坦為青州刺史坦驥之兄也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

河西仕張氏前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

坦兄弟從高祖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

者朝廷悉以倉荒遇之

僑助耕翻南人呼北人為僑荒言其自荒外來也

雖復

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上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恨今

無復此輩人

復扶又翻碑丁奚翻

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

豈辨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

量音良

坦曰請

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晉氏喪亂

喪息浪翻

播遷涼土世

業相承不頌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僭賜隔日碑

胡人身為牧圉乃超登內侍齒列名賢

金日磾事見二十一卷漢武帝

後元二年

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八月魏

高涼王那等破蓋吳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

鎮將陸侯曰長安險固風俗豪犍

將即亮犍犍支義翻狠也

平時猶

不可忽况承荒亂之餘乎今不斬吳則長安之變未已

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今賊黨衆已散唯吳一身何所能至俟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首猶能為害

斷丁吳管翻

天性凶狡今若得脫必自稱王者不死以惑愚民為患愈大諸將曰公言是也但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遂往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俟曰此罪我為諸君任之

為於偽翻任音

壬高涼王那亦以俟計為然遂赦二叔與刻期而遣之

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彼伺之未得其便耳

必不負也後數日吳叔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

何相吏
翻傳知

戀翻又直戀翻 考吳曰宋索虜傳云屠各反吳自攻
之為流矢所中死吳弟吾生率衆入木面山尋皆破散

令從 魏書永昌王仁討吳餘黨白廣平路那羅悉平之以陸

俟為內都大官會安定盧水胡劉超等聚衆萬餘人反

魏主以侯威恩著於關中復加侯都督秦雍二州諸軍

事鎮長安

復扶又翻下
復還復還同

謂侯曰關中奉化日淺

魏主平
夏始得

關恩信未洽吏民數為逆亂

數所
角翻

今朕以重兵授卿則

超等必同心協力據險拒守未易攻也

易以

若兵少則

不能制賊

少詩
沼翻

卿當自以方略取之俟乃單馬之鎮超

等聞之大喜以俟為無能為也俟既至諭以成敗誘納

超女與為姻戚以招之超自恃其衆猶無降意俟乃帥

其帳下親往見超

誘音兩降戶江
翻帥讀曰率

超使人逆謂俟曰從

者過三百人

從才
用翻

當以弓馬相待不及三百人當以酒

食相供俟乃將二百騎詣超

將即亮翻
騎奇寄翻

超設備甚嚴俟

縱酒盡醉而還

還而宣翻
又如字

頃之俟復選敢死士五百人

出獵

復扶
又翻

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為限既飲俟陽

醉上馬大呼

呼火
故翻

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

遂平之魏主徵侯還為外都大官是歲吐谷渾復還

舊土

去年吐谷
渾西奔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四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宋紀七

起疆圉大淵獻盡上章攝提格凡四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下

元嘉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大赦 魏吐京胡及山胡

曹僕渾等反二月征東將軍武昌王提等討平之 癸

未魏主如中山 魏師之克敦煌也

敦煌當作姑臧事見一百二十三卷

十六 沮渠牧犍使人斫開府庫

沮子余翻
捷居言翻

取金玉及寶

器因不復閉

復扶又
翻下同

小民爭入盜取之有司索盜不獲

索山客
翻下同

至是牧犍所親及守藏者告之

藏沮
浪翻

且言牧犍

父子多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況復姊妹皆學左

道

謂學墨無
識之術也

有司索牧犍家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

渠昭儀死并誅其宗族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

祖降亦
見十六

年又有告牧犍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三月魏主遣

崔浩就第賜牧犍死謚曰哀王 魏人徙定州丁零三

千家於平城

六月魏西征諸將

西征謂討蓋吳之將也將即亮翻

扶

風公處真等八人

處昌呂翻

坐盜沒軍資及虜掠賊各千萬

計並斬之

初上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

元嘉七年鑄四銖錢

見二百二十一卷

民多翦鑿古錢取銅盜鑄上患之錄尚書事

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

夏戶雅翻

右僕射何尚

之議曰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

估音古

事存交易豈假

多鑄數少則幣重

少詩沼翻下同

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

不殊况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

復扶又翻

若今制遂行

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使之均壹也

上卒從義恭議

卒子恤
翻下同

秋八月乙未徐州刺史衡陽

丈王義季卒義季自彭城王義康之貶

義康貶見一百
二十三卷十七

年遂縱酒不事事帝以書誚責且戒之

誚才
笑翻

義季猶酣

飲自若以至成疾而終

魏樂安宣王範卒

冬十月

壬午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之據郡反

胡藩
家子

豫章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為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

歸過豫章擊斬之

過工
禾翻

十一月甲寅封皇子渾為汝

陰王 十二月魏晉王伏羅卒

考異曰宋書房傳曰
素所住屠蘇為疾雷

擊屠蘇倒見歷殆死左右皆號泣晉王獨
不悲素怒賜死此出于傳聞今從後魏書

楊文德據

葭蘆城

水經注羌水出隴西羌道東南流逕宕昌城
東西北去仇池五百餘里又東逕葭蘆城西北

誘氏羌武都等五郡氏皆附之

魏取仇池置武都天水
漢陽武階仇池五郡誘

音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仇池鎮將皮豹子帥諸軍擊之

將即

亮翻帥
讀曰率

文德兵敗棄城奔漢中豹子收其妻子僚屬軍

資及楊保宗所尚魏公主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初保宗將叛

保宗叛魏見上卷二十年

公主勸之或曰奈何叛父母之國公主曰

事成爲一國之母豈比小縣公主哉魏主賜之死楊文

德坐失守免官削爵土

宋免削之也

二月癸卯魏主如定

州罷塞圍役者

築塞圍見上卷二十三年

遂如上黨誅潞縣叛民二

千餘家徙河西離石民五千餘家于平城

河西當作西河

閏

月己酉帝大蒐于宣武場

建康做洛都之制築宣武場於臺城北

初劉

湛既誅

湛誅見一百二十三卷十七年

庾炳之遂見寵任累遷吏部尚

書勢傾朝野炳之無文學性彊急輕淺既居選部好詬

署賓客且多納貨賂士大夫皆惡之

還須絹翻好呼炳報翻惡鳥路翻炳

之留令史二人宿於私宅

尚書令史掌省中文案不當宿尚書私家

為有司

所糾上薄其過欲不問僕射何尚之因極陳炳之之短

曰炳之見人有燭盤佳驢無不乞勾選用不平不可一

二

言其罪不可一二數也

交結朋黨構扇是非亂俗傷風過於范

曄所少賊一事耳

言所少者唯不至如范曄作賊一事少詩沼翻

縱不加罪故

宜出之上欲以炳之為丹楊尹尚之曰炳之蹈罪負恩

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

復扶又翻引用詩赫赫師尹以諭京尹然詩所謂師尹者乃太

師尹氏也乃更成其形勢也古人云無賞無罰雖堯舜不能

為治

漢宣帝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治直吏翻

臣昔啟范曄

事見一百

二十三年

亦懼犯顏苟白愚懷九死不悔

言苟愚懷所欲吐者雖冒

九死猶將言之而不悔

歷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

藉秦昔翻

受貨數百

萬更得高官厚祿如炳之者也上乃免炳之官以徐湛

之為丹陽尹彭城太守王玄謨上言彭城要蕪水陸

魏人南寇水行自清入泗陸行自歷城瑕丘皆淩彭城故云要蕪水陸

請以皇子撫臨州

事夏四月乙卯以武陵王駿為安北將軍徐州刺史

五月甲戌魏以交趾公韓拔為鄯善王

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出大汗

氏改為韓氏
鄯上扇翻

鎮鄯善賦役其民比之郡縣

當兩大錢

行之經時公私不以為便已卯罷之

六月丙寅荊州

刺史南譙王義宣進位司空

辛酉魏主如廣德宮

魏主

起殿於陰山比殿成而楊難當來朝因命曰廣德宮

秋八月甲子封皇子彧為

淮陽王

彧於六翻

西域般悅國去平城萬有餘里

據北史般悅當

作悅般般音鉢

遣使詣魏

使疏吏翻

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

之中外戒嚴

九月辛未以尚書右僕射何尚之為左

僕射領軍將軍沈演之為吏部尚書 丙戌魏主如陰

山 魏成周公萬度歸擊焉耆大破之焉耆王鳩尸卑

那犇龜茲

龜茲音邱慈

魏主詔唐和與前部王車伊洛帥所

部兵會度歸討西域

車伊洛車師大帥也世附於魏魏封為前部王帥請曰率

降柳驢等六城

說翰芮翻

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 冬十月

辛丑魏弘農昭王奚斤卒子它觀襲魏主曰斤闕西之

敗

事見一百二十一卷五年

罪固當死朕以斤佐命先朝

朝直達翻

復其

爵邑使得終天年君臣之分亦足矣

分扶同翻

乃降它觀爵

為公 癸亥魏大赦 十二月魏萬度歸自馬耆西討

龜茲留唐和鎮馬耆柳驢戍主乙直伽謀叛伽求和擊

斬之由是諸胡咸服西域復平復扶又翻魏太子朝於

行宮陰山行宮也遂從伐柔然至受降城即漢武帝所

戶江不見柔然因積糧於城內置戍而還還從宣翻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辰朔魏主饗羣臣於漠南甲戌復

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羯居魏

主與太子出涿邪山邪讀行數千里柔然處羅可汗恐

懼遠遁

處昌呂翻可從
刊入聲汗音寒

二月己亥上如丹徒謁京陵

三月丁巳大赦募諸州樂移者數千家以實京口

樂音洛

庚寅魏主還平城 夏五月壬午帝還建康 庚寅

魏主如陰山 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

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

守手又翻
好呼到翻

帝謂侍臣曰

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

漢霍去病伐匈奴封
狼居胥禪于姑衍以

臨瀚

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

讀

海曰檢玉岱宗

封泰山
用玉檢

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

載子
亥翻

上時
字翻

上悅淑耽之曾孫也

袁耽見晉成帝紀

秋七月辛未以廣

陵王誕為雍州刺史

雍於用翻

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

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

沈約曰晉孝武始于襄陽立雍州并

立僑郡縣至是割荊州之襄陽南陽新野順陽隨五郡為雍州而僑郡縣猶寄寓在諸郡界

湘州入

臺租稅悉給襄陽

九月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

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羅可汗悉國內精兵圍

那數十重那掘塹堅守處羅數挑戰輒為那所敗

重直龍翻

掘其月翻塹七龍翻數所以那衆少而堅

少詩沼翻疑大軍

將至解圍夜去那引兵追之九日九夜處羅益懼棄輜

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

重直用翻

引軍還與魏主會

於廣澤略陽王羯兒收柔然民畜凡百餘萬自是柔然

衰弱屏跡不敢犯魏塞

屏必耶翻

冬十二月戊申魏主還平

城 河北諸山蠻寇雍州建威將軍沈慶之帥後軍中

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二萬人討之

帥讀八日率

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於山下以迫之蠻得據

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

乘高臨下矢石之勢所及通於平原相遇者故軍多

不利先
悉薦翻

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

重直
龍翻

不可與

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

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因其恐而擊之

所向奔潰

斬木登山八道並進蠻救首救尾之不服故
震恐而奔潰若一道而進蠻聚兵據險拒戰

雖欲斬木而登
山庸可得乎

二十七年春正月乙酉魏主如洛陽 沈慶之自冬至

春屢破雍州蠻因蠻所聚穀以充軍食前後斬首三千

級虜二萬八千餘口降者二萬五千餘戶

降下
江翻

幸諸山

大羊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擊之命諸軍連營於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頃之風甚蠻潛兵夜來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射而蠻兵散走蠻所據險固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以亦翻

守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為營戶

史言

沈慶之又能持久以弊諸蠻降戶江翻

魏主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

梁川

梁川後魏天平二年置梁城郡於其地領參合旋鴻二縣

帝聞之勅淮泗諸郡

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

不明

貞丑 鄭翻

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

將即亮翻 奇寄翻 考

異曰宋書是月辛丑南平王鐸進號西平辛巳索虜寇汝南按長曆二月壬辰朔十日辛丑二十日辛亥巳當

作南頓太守鄭琨

南頓縣本屬汝南晉惠帝分置南頓郡

潁川太守鄭道

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鐸鎮壽陽遣將軍

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

水經注汝水自汝南上蔡縣東逕懸瓠城

北令豫州刺史汝南郡治汝水枝別左出西北流又屈西東轉又西南會汝形若懸瓠故以名城瓠戶故翻又

音乎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興減內外

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

射之

射而亦翻

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

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

堞達叶翻壞音怪

陳憲內設女牆外立

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

薄迫也塹七貌翻

憲督厲將

士苦戰

將即亮翻

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

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

半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北

屯汝陽

汝陽縣本屬汝南郡江左分立汝陽郡

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鎮

彭城帝遣間使命駿發騎齎三日糧襲之

間古覓翻使疏吏翻騎奇

寄翻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為五軍遣參軍劉

秦之

考異曰後魏紀作劉坦之令從宋書

帥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

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

田曹主營田集曹主安集流散

猶漢之安集掾也時駿為安北將軍謀之等皆府僚也

武陵左常侍杜幼文

晉制王國

置左右常侍各一人

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

將即亮翻

直趨汝陽

趨七

喻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酉秦之等潛

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

重直用翻

魏人犇散諸生口

悉得東走魏人偵知秦之等兵無繼

偵丑鄭翻

復引兵擊之

復扶垣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秦之為魏人所殺

又翻

肇之溺死天祚為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

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

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

瓠時南平王鏐領安蠻校尉以康祖為司馬魏主遣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

真將兵逆拒之

魏殿中尚書知殿內兵馬倉庫任音壬

質等擊斬乞地真

康祖道錫之從兄也

劉道錫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八年從才用翻

夏四月魏

主引兵還

運從宜翻又如字

癸卯至平城壬子安北將軍武陵

王駿降號鎮軍將軍垣謙之伏誅尹定杜幼文付上方

輸作尚方也

以陳憲為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

驤忍將翻

魏主遣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

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

復扶又翻誘音酉遺于季翻通使蓋

吳事見上卷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釧尺絹翻臂環也

是曹正欲譎誑取賂

譎古穴翻誑居

况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為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

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

復方目翻

我今來

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

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

攝收也言收江北守兵南度江

也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勅方鎮刺史守宰嚴

供帳之具

守式又翻帳當作張音竹亮翻

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

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

連馮弘高麗

事並見前端人充翻沮子余翻吐從暇入聲谷音浴麗力知翻

凡此數國

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真皆

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

柔然多馬故言其有足

彼若不從

命來秋當復往取之

復扶又翻下復縱復非同

以彼無足故不先討

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為掘塹自守為築垣以自障也

塹七
鉅翻

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

翳於計
翻蔽也

言隱蔽其
身而行也

彼來偵諜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

委曲善問之

偵丑
鄭翻

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

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

事見上卷
二十年

烏得與我

校邪彼非我敵也彼常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癡復非

苻堅何時與彼交戰

觀此魏人猶有憚南兵之心蓋高
祖之餘威而邊垂諸將猶為有人

也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外宿

騎奇計翻
離力智翻

吳人

正有斫營使

使渠
綺翻

彼募人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

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為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

有智策知今已殺盡

謂謝晦
道濟輩

豈非天資我邪取彼亦

不須我兵刃此有善呪婆羅門

天竺國有婆
羅門善呪術

當使鬼縛

以來耳侍中左衛將軍江湛遷吏部尚書湛性公廉

與僕射徐湛之並為主上所寵信時稱江徐魏司徒

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冀定相

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

朝直遙翻相息
亮翻守式又翻

太子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選也

先徵之人謂游雅李靈高允等在

職已久勤勞未答先宜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為郎吏且

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

守手又翻治直之翻更工衡翻

浩固爭而遣之

中書侍郎領著作郎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

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將何以堪之魏主

以浩監祕書事

監工街翻

使與高允等共譔國記

譔雜免翻誤迷也

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郝標

郝丑之翻

性巧佞為浩所

寵信浩嘗註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不

如浩之精微

馬融鄭玄王肅賈逵也

乞收境內諸書班浩所註令

天下習業

令習肄浩所注經以為家業

并求勅浩註禮傳

傳直懋翻

令後

生得觀正義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

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

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

矣

噍才笑翻

浩竟用湛標議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

據水經注

平城西郭外有郊壇

用功三百萬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

於衢路往來見者咸以為言北人無不忿恚

北人謂其先世從拓

跋氏來自北荒
者志於避翻

相與譖浩於帝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

使有司案浩及祕書郎吏等罪狀初遼東公翟黑子有

寵於帝奉使并州

使疏吏翻

受布千匹事覺黑子謀於高允

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

罪首實

首式赦翻

庶或見原

原赦也

不可重為欺罔也

重直用翻

中

書侍郎崔覽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

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

殺之

誘音商見賢通翻

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

被皮義翻

太

子召允至東宮因留宿明旦與俱入朝

朝直達

至宮門謂

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尊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曰

為何等事也

為於偽翻

太子曰入自知之太子見帝言高允

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

書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為先帝

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

謂摠

其大綱裁其可否也

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

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曷

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勾其生耳

勾古大翻

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帝顧太子曰直

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於是召浩前臨

詰之

詰去吉翻

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帝命

允為詔誅浩及僚屬宗欽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帝頻使催切允乞更一

見然後為詔帝引使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疊

許疊

觀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

觸犯謂直書國惡不為尊者諱也

帝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為之拜請

為於偽翻下欲為同

帝意解乃

曰無斯人當有數千口死矣六月己亥詔誅清河崔氏

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

東柳氏並夷其族

浩所連姻皆士望也非有憑附屬請之罪以浩故皆赤其族擇耦可不謹

哉餘皆止誅其身繫浩置檻內送城南

檻檻車也後魏刑人必於城南

繫衛士數十人溲其上

溲所鳩翻小便也

呼聲嗷嗷

嗷五翻聞

於行路

問音

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它日太子

讓允曰人亦當知機吾欲為卿脫死既開端緒而卿終

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

悸其李翱

允曰夫史者

所以記人主善惡為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

舉措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

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

大體未為多違

允言浩死非其罪

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

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

荷下可翻

違心苟免非臣所

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

恐負翟黑子故也初冀州刺史崔曠武城男崔模與浩

同宗而別族

曠士革翻別分也依宋祁國語補音彼列翻

浩常輕侮之由是

不睦及浩誅二家獨得免曠逞之子也

崔逞歸魏為太祖所殺

辛

丑魏主北巡陰山魏主既誅崔浩而悔之會北部尚書

李孝伯病篤

魏北部尚書知北邊州郡

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

城可惜

李孝伯封宣城公

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

可哀孝伯順之從父弟也

李順亦為魏主所寵任得罪而死從才用翻

自浩

之誅軍國謀議皆出孝伯寵眷亞於浩 初車師大帥

車伊洛世服於魏

帥所類翻

魏拜伊洛平西將軍封前部王

伊洛將入朝沮渠無諱斷其路

沮渠無諱時屯高昌朝直追翻斷丁管翻

伊

洛屢與無諱戰破之無諱卒

卒於元嘉二十一年

弟安周奪其子

乾壽兵伊洛遣人說乾壽乾壽遂帥其民五百餘家犇

魏

帥讀曰率

伊洛又說李寶弟欽等五十餘人下之皆送於

魏

說輸芮翻

伊洛西擊焉耆留其子歇守城沮渠安周引柔

然兵間道襲之

間古苑翻

攻拔其城歇走就伊洛共收餘衆

保馬耆鎮

魏破馬耆以為鎮

遣使上書於魏主言為沮渠氏所

攻首尾八年

元嘉十九年無諱襲據高昌自此與車師相攻使疏吏翻

百姓饑窮無

以自存臣今棄國出奔得免者僅三分之一已至馬耆

東境乞垂賑救魏主詔開馬耆倉以賑之

賑諱忍翻

吐谷

渾王慕利延為魏所逼上表求入保越嵩

唐時吐蕃與雲南窺蜀即

此路也蓋自漢武帝開昆明之後後人遂通此路耳嵩音髓

上許之慕利延竟不至

上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

王玄謨等並勸之左軍將軍劉康祖以為歲月已晚請

待明年上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並起頓兵一周沮向

義之心不可

沮在呂翻

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

時東宮置兵與

羽林等故亦有步兵校尉南史曰高祖永初二年置東宮屯騎步兵翊軍三校尉

我步彼騎其

勢不敵

騎奇計翻

檀道濟再行無功

營陽王景平二年道濟出師元嘉七年至濟上

皆無功而還

到彥之失利而返

見一百二十卷七年

今料王玄謨等

未踰兩將

將即亮翻

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

重直用翻

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

動

謂彥之目疾大動也

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

舟北下碣磔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

易以政翻

克此二城

館穀弔民

館穀就食敵人所積之穀

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

比必利翻

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

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

難乃旦翻

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

當問奴織當訪婢

治直之翻

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

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

亦諫上皆不從魏主聞上將北伐復與上書曰彼此和

好日久而彼志無厭

復扶又翻和好呼到翻厭於鹽翻

誘我邊民

誘音商

今春南巡聊省我民

省悉井翻

驅之使還今聞彼欲自來設

能至中山及桑乾川

乾音干

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

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亦往揚州相與易地

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

鮮卑生長馬上者果如何哉

觀魏主與帝二書誠有憚江南之心大明以後北不

復憚南矣長知兩翻

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馬十二匹并氈

藥等物彼來道遠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藥可自

療也秋七月庚午詔曰虜近雖摧挫

謂攻懸瓠不克而退也

獸心

靡革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

比毗寐翻近也雍於用翻

歸訴困棘

棘急也

改望綏拯

改丘拜翻又去智翻舉踵而望脚跟不著地也

潜相糾結以候

王師為為亦遣間使

為為即端端南人語轉耳間古覓翻

遠輸誠款誓為

犄角

犄居蟻翻

經略之會實在茲日可遣寧朔將軍王玄謨

帥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水軍入

河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

帥讀曰率斌音彬

太子左衛率

臧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

率所律翻驍堅堯翻騎奇奇翻造七到翻

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鐸各勒所

部東西齊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

汧苦

堅

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為衆軍節度

夏戶

坦鍾

之曾孫也

申鍾見九十五卷晉成帝咸和九年

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

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

朝直遙翻

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

二兗南兗北兗也

三

五民丁倩使暫行

三五者三丁發其一五丁發其二倩七政翻

符到十日裝

東

自符到之日以十日為裝束過此期即行

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

盱眙

緣江五郡南東海南蘭陵南琅邪南東莞晉陵也緣淮三郡臨淮淮陵下邳也盱眙音吁怡

又

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

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兗江四州

此兗謂南兗州

富民家貲滿

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即還建武司

馬申元吉引兵趨碣礮乙亥魏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

走

魏明元帝泰常八年置濟州於碣礮城趨七喻翻濟子禮翻考異曰宋畧云虜濟州刺史王淮敗走虜

文解王淮傳示列戍令從宋書

蕭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魏青州刺史

張淮之亦棄城走

樂安千乘博昌之地唐青州千乘縣此時樂安郡也

斌與沈慶

之留守碣礮使王玄謨進圍滑臺

考異曰宋畧九月庚申玄謨前軍次白

馬與虜兖州刺史歌得破戰破
之玄謀進攻滑臺今從宋書

雍州刺史隨王誕

雍於用翻

遣中兵參軍柳元景振威將軍尹顯祖奮武將軍曾方

平

南史作魯方平參考水經作魯為是

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

起將兵出弘農

龐皮江翻將即亮翻

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七

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

夏戶雅翻

誕許之

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民趙難納之

貲谷在盧氏縣南山之南盧氏縣漢

屬弘農郡晉分屬上洛郡唐屬號川

李明遂誘說士民

誘音酉說輸尚翻

應之者

甚衆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

熊耳山在盧氏故縣東

元景引兵

繼進豫州刺史南平王鐸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

梁坦出上蔡向長社

考異曰鐸傳作到坦之令從宋畧

魏荊州刺史魯

爽鎮長社棄城走爽軌之子也

軌魯宗之子

幢主王陽兒擊

魏豫州刺史僕蘭破之

軍有幢主隊主總一軍者謂之軍主僕蘭亦姓拓拔魏書官氏

志內入諸姓僕蘭氏改為僕氏幢傳江翻

僕蘭犇虎牢

虎牢魏豫州刺史治所也

鐸又遣

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魏羣臣初聞有

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

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

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

國人謂同自北荒來之種人也著涉畧翻

展至十

月吾無憂矣

展寬也

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

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庚子魏發州郡

兵五萬分給諸軍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玄謨

貪愎好殺

愎弼力翻好呼到翻

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

箭燒之

杜佑曰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櫓板木上瓢敗油散因燒矢內薪中射油散處火立燃復

以油瓢續之則樓櫓盡焚謂之火箭

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

撤屋穴處

處呂翻

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

以千數

操千高翻

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

即就也言不能就其

長帥而用之使各為部隊而以其人分配私所愛暱者長知兩翻帥所類翻暱尼質翻

家付匹布

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

至衆請發車為營玄謨不從

玄謨豈不知為車營可憑而戰哉蓋于時已有走心

矣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頭使關內侯代人陸真夜與

數人犯圍潛入滑臺撫慰城中且登城視玄謨營曲折

還報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鞀鼓之聲震動天地

鞀部

迷翻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

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

以百舸為前鋒據石濟

鍾離縣漢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晉安帝分立鍾離郡屬南兗

州沈約志屬徐州水經曰河水逕東燕縣故城北則有濟水自北來注之注云垣護之守石濟即此處先悉薦

翻舸古我翻

守手又翻 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

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衆

事見一百

一十五卷晉安帝

義熙五年六年

况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

願以屠城為急玄謨不從

使玄謨從護之計急攻而得滑臺魏兵隨至固無以善其

也後及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玄謨戰艦連

以鐵鎖三重斷河

龍戶點翻重直
龍翻斷音短

以絕護之還路河水

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

斷音短
魏

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

舸古
我翻

蕭斌遣沈慶之

將五千人救玄謨

將即
亮翻

慶之曰玄謨士衆疲老寇虜已

逼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

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

魏主小
字佛狸

佛音
彌

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

計也

將即
亮翻

斌乃止斌欲固守碣磔慶之曰今青冀虛弱

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

東過謂越礪礪而過

東入青冀界清東謂清水以東也

礪礪孤絕復作朱修之滑臺耳

朱修之事

見一百二十二卷八年復扶又翻下復召同

會詔使至不聽斌等退師

使疏更翻

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留慶之曰閭外之事將軍得

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

漢引

高帝之言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

更經也歷

也音工衡翻

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

耳學謂雖未嘗目覽書傳能以耳聽人所講說者而學之

斌乃使王玄謨戍礪礪申

坦垣護之據清口

清水南通淮北通河此謂清水入河之口水經濟水東北過壽張縣西界

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注云戴延之所謂清口也

自帥諸軍還歷城

帥讀曰率下同

自此以上皆王玄謨攻滑臺事

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

封以趙難為盧氏令使帥其衆為鄉導

鄉讀曰嚮

柳元景自

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

百丈崖在溫谷南

法起等進攻弘農辛

未拔之擒魏弘農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留屯弘農丙

戌龐法起進向潼關

自閏月以下皆柳元景攻關陝事

魏主命諸將分

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趨壽陽尚書長孫真趣馬頭

沈約曰馬頭郡故淮南當塗縣地晉安帝立馬頭郡因山形而名屬南豫州宋屬徐州將即亮翻趣七喻翻下

同楚王建趣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趣下邳魏主自東

平趣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

考異曰宋略云戊子至鄒山今從

後魏書

魯郡太守崔邪利為魏所擒

宋魯郡時治鄒山

魏主見秦

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

秦始皇二十八年上鄒嶧山立石頌德

以太牢

祠孔子楚王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

留城

魏收地形志沛郡蕭縣有蕭城彭城郡之留縣有留城

武陵王駿遣參軍馬

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玄敬將兵向

留城文恭為魏所敗

敗補賣翻

步尼公遇玄敬引兵趣苞橋

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魏以為宋兵

大至爭渡苞水

水經注苞水亦曰豐水水上承大薺陂東逕己氏及平樂縣又東逕豐縣故城

南又東合黃水水上舊有梁謂之苞橋沛縣民燒苞橋魏兵溺死之地也又東逕沛縣故城南溺死者

殆半

自此以上魏主分遣諸將事也

詔以柳元景為弘農太守元景使

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

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

陝失冉翻

魏洛州刺史張是連

提

考異曰宋畧作張是連蹇今從宋書

帥衆二萬度嶠救陝

自洛至陝有三嶠之

險帥讀
曰率

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

騎奇寄
翻下同

安都怒脫兜鍪解鎧

鍪音

唯著絳納兩當衫

著

暑翻前當心後當背謂之兩當衫

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

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

去

呂翻瞋七人翻陳讀曰陣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勝音升

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

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

千救安都等

一軍之將謂之軍主副將謂之軍副

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

安都等陳於城西南

陳讀曰陣

曹方平謂安都曰令勅敵在

前

勅渠
京翻

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

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

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

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

折而
設翻

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

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

赴河墜死者甚衆生降二千餘人

是阻力翻將即亮翻
墜七乾翻降下江翻

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爲虜盡力屈

乃降何也

爲於
偽翻

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

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

今王旗北指當使仁聲先路

先悉
薦翻

盡釋而遣之皆稱萬

歲而去甲午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戍主婁須

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桀所在蠶起及四山羌胡

皆來送款

關中之地四面阻山時羌
胡皆依山而居自為聚落

上以王玄謨敗退

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

斷後

斷丁
管翻

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

此以上
柳元景

攻闕陝事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

召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

將即

亮翻騎奇計翻

考異曰宋畧及南平王鐸傳皆作尉

氏按康祖傳云去壽陽載數十里然則非尉氏也今從

康祖及宋虜傳作尉武

今按沈約志秦郡有尉氏縣

秦郡治堂邑屬南兗州非南平王鐸所統其地又不在

壽陽北數十里溫公之考最精矣按北史

康祖有衆八

拓拔嶠傳尉武亭名劉康祖戰死於此

千人軍副胡盛之

幢隊軍皆
有主副

欲依山險間行取至

間古
覓翻

取至謂取
至壽陽也

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

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

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

兵萬餘人流血沒踝

踝胡九翻
足踝也

康祖身被十創

被皮義
翻創初

良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為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

以騎負草燒軍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

馬死餘衆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

考異曰康祖
傳云大戰一日

一夜又云虜死者
大半令從衆畧

南平王鐸使左軍行參軍王羅漢以

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

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

三郎

將蓋主內三郎魏謂衛
士曰三郎將將即亮翻

羅漢夜斷三郎將首

斷丁
管翻抱鎖

亡奔盱眙

盱眙音吁怡

魏永昌王仁進逼壽陽焚掠馬頭鍾

離南平王鐸嬰城固守

自此以上魏兵向壽陽事

魏兵在蕭城去彭

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

少詩沼翻下同

太尉江夏王義

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以為歷城兵

少食多欲為函箱車陳以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女

直趨歷城

陳讀曰陳趨七喻翻

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彭城

太尉長史何勗欲席卷鬱洲

東海郡賴榆縣東海中

地秦始皇三年於此僑立青州齊梁為青冀二州刺史治所卷讀曰捲鬱音聿

自海道還京師

義恭去意已判

判亦決也

惟二議彌日未決

沈慶之之議自彭城起歷城猶

曰主於進何易之議則主於奔退耳

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曰若歷城

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

時沛郡治蕭城張暢以安北長史帶沛郡

太守高抗也贊助也言抗聲以助決其議也

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

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

扃古榮翻外閉之關也此言門守嚴固百姓無從得去

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

寡朝夕猶未窘罄

窘渠預翻

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

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汚公馬蹄

汚烏故翻

武陵王

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為總統去留非所敢干

義恭頓彭城為諸軍

節度故曰總統阿讀從安入聲

道民忝為城主而委鎮奔逃實無顏復

奉朝廷

義恭於駿諸父也駿小字道民徐州刺史治彭城故曰城主復扶又翻

必與此城

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壬子魏主至

彭城立氈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

戲馬臺在彭城城南其高十仞廣袤百步

項羽所築也

馬文恭之敗也隊主蒯應沒於魏

此上蕭城之敗也蒯苦怪

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

甘蔗說文所謂諸蔗也生於南方北

人嗜之蔗之夜翻

武陵王駿與之仍就求橐駝

韋昭曰橐駝背肉似橐而善負

物類師古曰言能負索而取物故曰索駝爾雅異駝外國之奇畜背有兩封如鞍其足三節色蒼褐負物至千觔日三百里凡欲格戰必先屈足受之所載未盡其量終不起古語謂之索陀索囊也陀負荷也今云駱駝蓋

索音轉明日魏主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

駱索駝及騾

騾盧戎翻驢父馬母堅耐健走

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變出

見我

雙與智同

我亦不攻此城何為勞苦將士備守如此駱

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北致意魏主常遲面寫

遲直利翻

侍但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雙悉

悉詳盡也言恨不雙時得詳盡所懷

也備守乃邊鎮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

易兌卦彖辭曰

悅以先民民忘其勞魏主求甘橘及借博具皆與之復餉鮑及九

種鹽胡豉

孝伯傳曰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日所食黑鹽療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

而服胡鹽療目痛戎鹽療諸瘡赤鹽敷鹽馬齒鹽四種生非食鹽豉是義翻說文曰配鹽也亦也胡豉胡人所造亦與菽同豆也復扶又翻種章勇翻又借樂器義恭應之曰受任戎行

行戶不齎樂具孝伯問暢何為忽忽閉門絕橋暢曰二

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

踐故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交戲左傳

晉楚將戰於城濮楚令尹子玉遣使謂晉曰諸與君之士戲踐息演翻治直之翻孝伯曰賓有

禮主則擇之

左傳魯大夫羽父語薛侯之言

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為

有禮魏主使人來言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

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小觀

我為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

諸佐謂佐吏也僮幹則給使令

者耳魏主此言猶知來為有人

暢以二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

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

使

復扶又翻下無復同

孝伯又曰王玄謨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

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

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遽藏
入穴諸將倒曳出之

鄒山多石穴土人謂穴為崕相率入保藏以避兵故孝伯云然魏

主賜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為
才但以之為前驅大軍未至河冰向合玄謨因夜還軍
致戎馬小亂耳崔邪利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
萬衆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拒者
此自太尉神算鎮軍聖略

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

用兵有機不用

相語

語牛倨翻

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

步

瓜步山在秦郡尉氏縣界尉氏隋改為六合縣南北對境圖曰今桃葉山即瓜步鎮之地帥讀曰率造七

到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

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

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為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

先悉

虜

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

佛音

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

伯與左右皆歎息孝伯亦辯贍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

愛相去步武

舉足而行曰步足跡曰武

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冀

蕩定有期君若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

兵交使在其間史言行人

善於辭令亦足以增國威朝直達翻

上起楊文德為輔國將軍引兵自漢

中西入搖動汧隴

汧苦堅翻

文德宗人楊高帥陰平平武羣

氏拒之

帥讀曰率

文德擊高斬之陰平平武悉平

陰平縣漢屬廣漢屬

國晉泰始中置陰平郡劉蜀分陰平置平廣縣晉太康元年更名平武陰平平武皆今龍州地也宋白曰陰平

今文州平武今龍州

梁南秦二州刺史劉秀之遣文德伐啖提氏

不克執送荊州使文德從祖兄頭戍葭蘆

啖徒覽翻又徒濫翻從才

用翻

丁未大赦

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

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

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

康纂嚴己未魏兵至淮上

考異曰魏本紀云丁卯至淮按宋畧己未虜至淮西宋

本紀乙丑胡崇之等敗今從之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

將即

亮至盱眙魏主己過淮

盱眙音怡

質使兗從僕射胡崇之

積弩將軍臧澄之營東山

兗而龍翻從才用翻曰序傳作藏證之今從帝紀

考異

質傳作澄之

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前浦

東山前浦皆在盱眙城左右東山在今盱

眙城東南東山之北則高家山高家山之東則徒山稍南則都梁山都梁山之東北則古盱眙城城臨遇明河

又東逕楊茅澗口又東逕甯陵河口則君山

質營於城

南

考異曰宋畧云質屯
盱眙城北今從宋書

乙丑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

營皆敗沒質按兵不敢救澄之燾之孫

藏燾高祖敬
皇后之兄

熙

祚修之之兄子也

毛修之從高祖為將青泥
之敗沒於赫連後入於魏

是夕質軍

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

重直用翻
將即亮翻

初盱

眙太守沈璞到官

盱眙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
國晉復屬臨淮郡晉安帝分立盱眙

郡令為
招信軍

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

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

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

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

夫音扶復扶又翻

若肉

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

薄伯各翻

奈何

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

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

王尋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諸葛恪以二十萬敗於合肥

故曰用兵之計攻城最下

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

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

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

見賢遍翻

地狹人多鮮不為患

鮮息

淺翻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者則

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

九人

踐患
演翻

正足為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

敢為諸君保之

偽為
翻於

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

今未有屠剥之苦衆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驅還北國

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

一心者也

王弼曰同舟而濟則
胡越何患乎異心

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

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

豐實大喜衆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冠也不

齋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

人馬饑乏

抄初交勦

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既破

崇之等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

眙

守言以兵相守也將即亮勦下同

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

所備

為明年魏主還攻盱眙不克張本帥讀曰率

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

舍

壞音怪

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

而立

荷擔而立急則進走荷戶可翻又如字擔丁濫翻

壬午內外戒嚴丹陽統

內盡戶發丁

凡人戶見丁無論多少盡發之

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

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於湖下

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於暨陽

今太平州當塗

縣北三十里有采石山山下有采石磯暨陽令江陰軍通郎佐翻艦戶點翻亘古鄆翻

六七百里

太子劬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倉

城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

處昌呂翻

上

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

謂唯江徐

贊北伐之計羣臣之議多不同也少詩沼翻

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

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

又登幕府山

幕府山在今建康府城西二十五里晉元帝初渡江丞相王導建幕府於其上宋白

曰元帝渡江秣陵荒落以府第居縣北幕府山幕府之名自此南史幕府山在臨沂縣

觀望形勢

購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齎野葛酒置

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

野葛有毒食之殺人

魏主鑿瓜步

山為蟠道於其上設氈屋

考異曰魏帝紀云癸未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蓋

謂此也今從宋書

魏主不飲河南水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餉

上橐駝名馬并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

異味

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朝直還朝

魏主得黃甘即噉之

甘即今之柑噉

徒溫翻又

并大進鄴酒

荊州記曰長沙郡鄴縣有鄴湖周迴二里取湖水為酒酒極甘

美杜佑曰衡州衡陽縣漢鄴縣地孟康曰鄴音零

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

毒魏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示竒曰吾遠來至此非

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

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令匹馬不復南顧

好呼到翻妻七細翻復扶

又翻竒還上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衆並謂宜許江湛曰

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阼

謂江夏王義恭

武陵王駿在彭城南平王鐸在壽陽也

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

出

生但卧翻

劭使班劍及左右排湛湛幾至僵仆

班劍持劍為班列在

車前幾居希翻僵居良翻

劭又言於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

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

但不異耳

言不持異議也

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

史言劭於此時已有弑逆

之魏亦竟不成婚

考異曰魏帝紀云甲申義隆使獻百牢貢其方物又請進女於皇孫以

求和好帝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使散騎侍郎夏侯野報之詔皇孫為書致馬通問此皆魏史夸辭今從

宋書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張同翼